書

與傅全美

比須教劄禮意謙勤感佩固深然非所以望於左右者繼此凡有可以警誨幸無愛言仙里年來向學者甚衆風習可尚正賴長者不憚告教使後生聽學得知前輩風采謙沖就實無徒長虛誕使它日反指向學者以為成幸甚

二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亦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由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豈爲人哉一聞爲仁由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其編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強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豈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是豈得而逭其責哉今如全美之資悟俊儁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現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贍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振闊達之度交遊推服聞者莫不敬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焉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復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

[illegible]於不能自拔者矣由前之責非全望人之責而誰責不自之人修過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鄉見人全美乃悔其初不自以敢不自者之欲而以敢後之死爲已罪則亦惑矣夫獸不自者之欲以遂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以春秋之人法不免於首惡矣惠姦逆以綱人之[illegible]爲美行以人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illegible]之不爲邪崇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或之乎見於生以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紂人之始息以惠姦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思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爲崇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既明願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

其之所闇也人之所以為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孩提之時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陷於所溺而終於適正也哉今人所患在於以已為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恨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而勇改之願益厲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由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奮然自拔蕩滌摧傷埋沒之意不使有毫髮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射豈止在牛斗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與傅子淵

三復來書善利之辨可謂明矣夫子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謂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讀書者多忽此謂為易曉故躐等陵節所談益高而無補於實行今子淵知致辨於此可謂有其序矣大端既明趨向既定則明善喻義當使日進德當日新業當日富易之學聚問辨寬居仁行中庸之德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聖人之明訓苟能遵之當隨其分量有所增益凡此皆某之所願與朋友共之者是後新工與見南軒所得願悉以見警書毫善則速遷過則速改之語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日所能盡知賢如濠伯王猶欲免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今子淵所謂遷善改過雖無一日盡知之心然觀其辭意亦微傷輕易矣愚見如此子淵必為如何

子淵判別得義利甚明白從此加工宜其日進但不可他有眩惑耳如來書集義之說已似有少眩惑蓋孟子所謂集義者乃積善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者卿積善成德之說亦不悖理若如近來腐儒所謂集義者乃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諸非紙筆可盡當逢面剖

三

日逞從者之來想失賢郎家事未易區處建昌間學者雖多亦多緣妄近符生叙者輒以書肆其無知之談此輩庸妄無知無足多怪獨怪其敢爾恣肆無忌憚耳吾嘗謂一種無知庸人難於鐫鑿往往累人事楊朱則鈍置楊朱事墨翟則鈍置墨翟不明者往往歸咎其師不知其為師者亦誠究也此等固不足道然義亦不當咎其恣肆耳吾子淵不得不任其責

與傅聖謨

假推尋擬度之說始病於向者推尋擬度之妄已而知其非遂安之以為道在於是必謂不假推尋為道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為非道邪必謂不假擬度為道則是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者為非道邪謂即身是道則是有身者皆為有道耶是殆未得夫道之正也謂悠悠日復一日不能堪任重道遠之寄此非道也貧窶不能不為累此非道也學如不及學而不厭憂之如何如舜而已者道當如是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肘見纓絕不以為病者道當如是故也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與夫耕莘築岩釣渭者此所以糊其口也夫子絕粮曾子七日不火食而匡坐絃歌歌聲若出金石夫何累之有哉子路結纓曾子易簀乃在垂死而從容如此貧賤與死而云為累無乃未得為聞道者乎以聖謨之英敏而不知此無乃未之思乎無乃向之所謂道者反所以為道

之蔽而然乎

二

得書喜聞所學之進然前書所欲致區區者終未蒙省録聖謨誠能就前書所論者有實省處則今日之病不待繁言而自解吾道當自此而明矣作文特吾人餘事從事其間而又鹵莽是謂執事不敬若如來書之意則幾於西矣孔子讀易韋編三絶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頗聞為邦夫子告以四代之事孟子闢楊墨自比於禹之抑洪水此皆聖謨所宜以為標的者文字間又何足以汩沒聖謨乎

三

聖謨能知始志之非正極可喜緣患故而有其志固宜未得其正既就學問豈可不知其非大抵學者且當論志不必遽論所到所志之正不正如一人居荆揚一人聞燕薊之富家產其志

[illegible]一人聞京華之美風致其志欲往則它日之問途啓行窮日之力者所鄉已分於此時矣若其所到則歲月有久近工力有勤怠緩急氣稟有厚薄昏明強柔利鈍之殊特未可遽論也近來學者多有虛見虛說宜迷溺洋不肯就實原其所以皆是學無師授聞見雜博而條貫統紀之不明凡所傳習秖成惑亂此一節又不與其志來書意識之說天地相似之問皆坐此也讀書須是章分句斷方可尋其意旨與天地相似之語出於易繫自易與天地準至神無方而易無躰是一大段須明其章句大約知此段本言何事方可理會觀今人之用其語者皆是斷章取義難以商搉試因聖謨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說略言聖人賢人衆人有當致疑之處如至誠無息而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不知日月至者其所至之地與不違之地同乎不同不違之地與無息之地同乎不同誠者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若思誠者但是未能不思不勉耳豈皆不得皆不中但未能尽誠未可以擅誠之名耳豈是皆不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凡此皆泛言誠不專指聖人也今之學者豈皆不誠不知思誠時所得所中者與聖人同乎不同若其果同則是濫觴與滇渤皆水也則大小廣狹淺深之辨亦自不害其為同第未知所謂同者其果同乎故嘗謂其不同處古人分明說定等級差次不可淆亂亦不難曉亦無可疑獨其所謂同者須是真實分明見得是同乃可不然却當致疑而求明也若如此理會則已明白與未明白者不應致疑與合致疑者兩處不相淆雜學問自得要緊不為泛然無端之言所惑已知者則力行以終之未知者學問思辨以求之如此則誰得而禦之聖謨非特其志之病亦坐聞見之陋條貫統紀之未明故某前數書多每處辨釋如授小兒以聖謨之聰明夫豈豈少此語亦漸於陋習膠於謬說不能不惑亂而至此也若明知向來聞見之陋從頭撥置理會則古人之訓吾心之靈當會通處多矣今此之言殆為狗耳發諸書畢後寫此書躬倦殊草率試能能一來乎

與包詳道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揔之則宜賢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乖爭陵犯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為之此所謂行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求其是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覆之間蓋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為愚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測或耳目聰明心意

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營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藉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辨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辨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牀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喻理道不可以執說而取而非說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狥道之廣大則說不可以一躰觀昔人著述之說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辨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爲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說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汗沱爲滄海謂丘垤爲嵩華況又雜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倡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謬也由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其之竊所憂者蓋以氣之不得爲清而心之不得爲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間而不在

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悉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舊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其說蓋甚恠然某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朴非能自爲此恠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爲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恠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恠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荆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間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間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間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縶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縶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縶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胸襟曉了儘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狗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二

承諭爲學日益良愜所望鄉來清濁智愚之說願無弃鄙言時一閱之或有所啟也人之省過不可激烈激烈者必非深至多是虛作一場節目殊無長味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久後看來當亦自知其未始有異於初徒自生枝節耳若是平淡中實省則自然優游寬裕體脉自活矣

三

學問日進甚善甚善爲學固無窮也然病之大端不可不講常

人之病多在於黠逐利縱欲不鄉理道或附託以售其姦或訕侮以逞其意皆黠之病也求諸癡者固無是矣然眩於所聽而不明乎擇苟於所隨而不審於思覬覦於非所可得僭妄於非所能至失常犯分貽笑名侮則癡之爲病又可勝言哉詳道之病想已自知其大槩第未可自謂已知之矣當於日用出言措意之間精觀密考使有日改月化之效或庶幾其可瘳也如自謂吾已知之矣則是癡自若也

來書云方獲自知之審若使某代言必曰僅能自知言心聲也不可託之以立詞之不善當知是本根之病能於此有感則自可觸類而長矣

四

爲學日進尤以爲喜詳道天質淳真但不爲夸詐者所惑亦自有過人處文采縱不足亦非大患況學之不已豈有不能者獨恐無益友相助耳秋試後能和過當所得某年來氣血殘憊[illegible]養息然亦不遂所志五月來[illegible]兄一病殊可畏近乃向安此救日尤加強同[illegible]間[illegible]之[illegible]事幼中不能不時有疾病今人動念耳其[illegible]者[illegible]益甚[illegible]諸兄相聚所講皆其所以處此者故氣象和裕人亦不知其如此耳得諸公書開益良多第惜甚作復不能宣究所懷要之紙筆所傳豈如面承也

五

至論所工以是未能寬裕所以費力處多憂而柔之使自求之壓而鼓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比數語不可不熟味於已於人皆當如此若能若此靜處應事讀書接人皆當有益優游寬容却不是委靡廢放此中至健至嚴自不費力恐詳道所謂舊迅者或不免助長之患愚見如此不識以爲如何

近嘗得李季遠書盛陳別後為學工夫大抵以為朝夕不懈涵泳甚有日新之意又以詳道力以本無事之說揀之渠又論不可無事之故某復書云所示與詳道議論不合之處皆是講學不明人持所見以為說用相切磋茹如兒戲今此得信又有與敏道異同之論要亦是兒戲耳精勤不懈有涵泳玩索之處此亦是平常本分事豈可必將無事之說揀之如讀書接事間見有理會不得處却加窮究理會亦是本分事亦豈可教他莫要窮究理會若他持此說者元無着實但是虛意為說立議論初無益於事實亦須窮見其底蘊只就它虛意無實處理會豈可以一說攻一說如詳道來書甚見已學不明但執虛說之病所與敏道書前一截敘述工夫處却自分明及至豈有要尋方略踐一行之語此病又見如敏道所論亦皆至此間言之某但與敏道說此皆是閑說話皆緣不白所[illegible]着實做工夫所以一向好閑議論閑議論實無益於己亦豈解有明白處須是自知己等說話是閑議論方有就己向實工夫涵養講究却是本分事

七

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得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今亦不及作渠書或相聚得以此書示之為幸某未得差敕未及入城聞子淵欲來及今為一來尤佳

與包顯道

南軒物故何痛如之吾道失助不細近方欲通渠書頗有所論今遂抱恨矣某今歲與朋友讀書滋蘭在弊居之南五里許寄爾毛坊大路諸況明甫必能言之寫至此方記得曾與顯道一

到其下議事來但當時未有滋蘭之名耳

一

得曹立之書云昨奄報渠云包顯道猶有讀書親師友是充塞仁義之說註云乃楊丞在商豐親聞其語故晦菴與其書亦云包顯道尚持初說深所未喻其答書云此公平時好立虛論雖相聚時猶減其往近却不曾遠書不知今如何也來書云叩楔丞所學只是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如此而已觀如此而已之辭則立之所報亦不妄矣不知既能躬行踐履讀聖賢書又有甚不得處今顯道之學可謂奇怪矣

與包敏道

昆仲為學不患無志患在好進欲速反以自病聞說日來愈更收斂定帖甚為之喜若能定帖自能量力隨分循循以進僅是吾力之所不能及而強進焉亦安能可進取折衝與人而已

二

小家兄疾嗽驟作殊令人驚念幸安愈滋蘭朋友相聚為況不減暗昔元明綜家務時到攜堂亦不甚得作文字然氣宇超邁殊不湮沒差強人意但恐久不就學則不能成其器耳諸姪節前常作文節後殊不及作亦是事多出冒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亹亹不厭就中春弟作得旬日歸後又加進初時與春弟慕春弟頗不能及今年乃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慕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只在其精神之盛衰耳逢子常出讀書亦頗識字百七姪近歸其文亦進遇事愈有力今已如館矣試罷能一來否聞諸公定帖可喜但恐來年尚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書詞亦尚虛驕未甚穩實蓋德之基謙德之柄復德之本得罪於復得罪於謙難以言復矣

向嘗得敏道一書書中雖無他說然詞語多不平穩未能不以為憂又得今書開讀之却覺全與舊時所得書不同大抵昆仲之病皆在銳進之處畢竟退讓安詳之人自然識量處多今為學不長進未為大患因其銳進而至於狂妄不識者則為惑深而為累大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別有一種人安詳遲鈍則只消勉之使進往往不至有狂妄之患至如昆仲則最貴退讓若不知此則病生難數見詳道說欲得回字淡遠遠此天秋涼有肯顧之意儻不差遣當得面叩也

與包顯道

敏道之歸諸書惡未及復幾來督過貴溪雖往氏一族甚盛皆尊尚禮法往年新闢書院欲延賢師其子弟德輝者今夏處茅屋圍久志向甚正今其長上遣德輝詣仙里屈顯道以主新書院來此求書應天山書堂已就其來歲擇之二子從蘭其上渠家書院望邇應天顯道肯來亦可時時過從聞其書院甚宏敞景趣亦不惡或有高第彼中亦儘可相處得從所請甚幸敏道歸後三家兄嘗語及以為向來洗滌邪穢之氣頗無自非深懲痛責何以至此要加數責雖然輩議論亦然乃知在彼無惡在此無數固然之理也

與吳伯顯

比得報字喜聞日新之功作事業固當隨分有程準若著實下手處未易泛言只如八哥在此朝夕有師友講切反有倦志不能進前然此在八哥亦未易遽責蓋此事論到著實處極是苦澁除是實有終身之大念近到此間却儘有堅實朋友與之切瑳皆輒望風畏怯不肯近前每每尋軟弱浮泛之人與之閑話以為有益及至被人指摘即有垂頭闕耳之狀近日雖稍觧蘇

終是不能奮拔近見其資長甫優亦但潛養之耳俟其更健乃堪爐錘也此於八哥亦未足深訝如四哥但未曾到此間耳遇着真實朋友切瑳之間實有苦澁處但是良藥苦口利於病須是如此方能有益不可不知也

與吳仲誌

鄉主文所言質論偶七哥於故書中忽得之其文信美今錄去其人似多讀曾南豐陳後山文却是好時文秀才觀此人之才似亦有可用終是無格卑小研覈事情處却甚誼切有可法者若論財用處似不甚知其實然其說大綱亦好謾錄去曾南豐論將一篇以見它蹈襲分明處亦可以見曾之議論自然與他別處大抵天下事須是無場屋之累無富貴之念而實是平居要研覈天下治亂古今得失底人方說得來有筋力五哥心志精神儘好但不要被場屋富貴之念羈絆自其截將他天下事如吾家事相似就實論量却隨他地步自有可觀他人文字議論但設作公案爭實我却自出精神與他批判不要與他牽絆我却會斡旋運用得他方始見自己胷襟遠間除看文字外不妨以天下事遂一自題評研覈然幾觀它人之文自有所發所看之文所討論之事不在必用若能斟得此則為可住若胷襟如此縱不得已用人之說亦自與只要用人之說者不同若看文字時有合意或緊要事節不妨熟讀讀得文字熟底雖少亦勝囫圇而多者

與吳叔有

近來所學如何嘗思初至此時感發甚盛但當時以信向之篤心誠祇遍如草木遇春而生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有如唐虞三代之民由而不知然舊習深固少受爐錘則所感密消唯存益氣而實習舊習矣臨歸數日頗知其首尾知處雖大與舊

不同而純誠專一乃反不及是以乍昏乍明未必能日新也往事要不必論直便自即今奮拔乃是卻今奮拔何復論前日也然既已奮拔則其智必明其智苟明則前日所為亦能自知首毛故寫此以為驗你切不可強附會吾言信志但疑曲深思實者有不合處寫來力辨乃見足下長進處若但隨人言語轉卻是自家更無主人何以為學觀至此或已失了精彩卻須且放下此信整冠肅容自振迅精神從實端的自省須要清健明白卻再取此信觀之有不合處不可強合須精思熟考寫來辨之乃善

書

與勾熙載

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然其餘二三人又類當人心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實日及得而觀之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王恕人亦孰以為非然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蔡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於一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羣徒比周至理蔽塞遏絕寥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賢者亦加少為多臨深為高耳投之古人豈能無愧息肩王事一意自省尚友方冊勉所未至則是悠悠者蓋有負於國有負於民有負於公道而独無負

於我矣何日解舟不得面別乘便寓此臨風依然

與彭子壽

垂示所疑尤見揚讜之德聖賢教人固句句實頭但不可專指操存之說操則存只是孔子一句孟子引在牛山之木常美矣一章後試取孟子全章讀之旨意自明白血脉自流通古人實頭處今人蓋未必知也楊子雲冊下注脚便說得不是此無足怪子雲亦未得為知道者也言固難以盡意而達之以書問尤難蓋學之不講物未格知未至則其於聖賢之言必不能昭晰如辯蒼素數奇偶之審也凡所用往往失其本旨千里附書往復動經歲時豈如會面隨問隨答一日之間更互酬酢無不可以剖析且如來示謂此心本躰雖未嘗不存而舊習敝錮亦未易遽去若言雖未嘗不存則與操存捨亡之說亦不相似矣大抵講明存養自是兩節易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孟子言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是聖賢教人使之知有講學豈有一句不實頭人議學之路未通而以己意附會往訓立為成說則恐反成心之蠹戒道之榛棘日復一日而不見其進志與事乖說與行違首尾倒決本末舛逆未可歸之稟賦罪其懈怠也

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木

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塞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植之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源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畢陶益稷大禹謨大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必卒賢業

與顏子堅

向在八石時當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曾用卻父諸人進毀遂變儒服端謂迂拙之言必蒙見棄爲者衆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迪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逐到豈遽不能明衆人所同知之過哉承欲鄙語辭情懇至非向然者聖哲之言布在方冊何所不備傳註之家汗牛充棟譬之藥籠方書搜求儲蓄殆無遺類良醫所用不必奇異唯足以愈疾而已苟厭其常忽其賤則非求醫之本意也向來不求名声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日新歸山草草布此

與張季忠

聞元忠說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顏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顏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

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強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與胥必先

近得吳伯顒書云麟之姪言必先治生進而學植荒落豈信然耶吾坐此三逕就荒吾之三逕如足一之六經也近有朋友畏糧千里而至者皆勤勤不相捨每念足下去我之決何人性相反如此哉吳察丁毋憂足下知之否向者嘗道先文勉勵足下勤學之言想亦復置度外不問矣士別三日刮目相觀吾猶以故意待足下則誠有異然足下果能勉於此乎伯顒以親愛之情於足下不能無所惜故復為此言然任其不可謂愚矣古人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若果如足乎繼自今願足下與改是

與朱元晦

勅局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書鄉成矣去留之間亦可致力建請無類多所刪削詔旨則直錄之著令縱有未安非被旨不得修惟諸處申陳疑似必下本所或有不便乃可修改局中同官皆可人機仲尤相向元善以疾為近少得相款讌仲屹然特立知故若向上事要亦難責此一番見以座客多魚鱗而至未得達尊意俟從容當致之也淳叟事此中初傳殊駭人聽徐覈其實乃知多小人傳會之辭要之後生客氣如此足見無學力也近見劉章全用金谿三胥之詞尤可笑彭仲剛子復者來嘉人為國子監丞近亦遭論此人性質一一至淳美然亦頗自附於君子往歲求言詔下越次上封言時事甚衆其辨天台事尤

力自此已有睥睨之者矣近者省場檢點試卷官以主張道學其去取與將正言遠冀又重得過禁此人不足計但風旨如此苟隱憂者少重為朝廷惜耳某對班或尚在冬間未知能得此對否亦當居易以俟命耳立之著書亦好但敘履歷亦有未得實處某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敘述立之平生甚詳自謂眞實錄未知尊兄曾及見否願道須已到劉家渠處必有此本不然後便錄去近得家書姪輩竟未能詣前可謂不勇矣明越諸公無在此者敬仲夏間必來赴官舒元賓亦當赴江西漕掾其弟元英與諸昌誠之欲因此時過此相聚尚未見來呂子約與誠之近與舒元英相款稍破其執已自見之意此皆據各人自謂如此未知果如何也元英諸公間號為自進能孚於人者向亦曾造函丈會記憶否令似伯仲令壻亦為學日進近更有得力者不妄薄遽遣此未究所欲言

與吳仲良

向蒙以或者所疑環溪通說一二端垂諭足認不鄙夫拙前輩質實不事辭語觀其書當得其意可也環溪事親之說乃愛親之心其驚唯恐不順乎親想其平日事親左右無適溫清定省服食器用之間無所不用其至而猶恐恐然懼有一事一物之拂乎親之心也如是而觀其言則可以得其為人矣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吾於此有以知環溪之心惟恐不順乎親也若其辭語之病誠不能免正所謂先生之心則善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使環溪而在必不肯固執斯言吾又將見環溪以其順親之心而順乎理舍己從人若轉圜決河惰然沛然而莫之能禦也彼嗷嗷者又安足以知環溪之心哉

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為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

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末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揚搉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為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為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辨論是非辨論是非以辭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它日却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之篤近在此累次著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它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二

去臘面對頗得盡所懷天語甚詳吾友復之間不敢不自盡至於遇合所不敢必是有天命非人所能與也何時能一來至望紙筆之間終不若面言之審且盡也吾友天資淳靜若不惑於多歧不敢於深說則其進孰禦焉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豈外鑠哉明其本末知所先後雖由於學及其明也乃理之固有加損於其間哉

三

學植日進甚慰馳念養大躬之說就孟子上看則是因陳辭指實而說自無病讀者得其事實亦不泥其辭說今子南未免有立說之病大抵立說則自不能無病子南是辨制乎外一語當時為此語者固未特達若事實上特達端的言語自不同古人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達全無議論辭說蹊徑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有議論辭說之累當其蔽時

多不自覺爰其蔽解回視前日之經營安排乃知其為陷溺耳

與陳伴

秋初供職人事袞袞殊無暇日平日疎頑成性投之應酬之中良乖所好遍訊之書曠弛不講亦惟高明不以是督過之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近來唯是臺綱稍振班行頗亦肅清即報中必可以得之至於根原處則又未易論也尤文近去弊邑三虎亦快哉此亦仁者之勇也豈其帥權不分乃得少展耶執事清廟之器州郡豈能久淹然區區之私以桑梓之故願以雞助少助牛刀之餘刃想仁人於此亦慶為而不以為過也尤文極相知必能相應合[illegible]間士大

夫甚多之今時郡縣能以民為心者絕少民之困窮日甚一日撫字之道棄而不講掊斂之策日以益滋甚哉其不仁也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憂國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財賦之匱當求根本不能檢尼吏姦猶可恕也事掊斂於病民是奚可哉近見二三朋友舊以作縣者稱者講究州縣吏民間事甚詳大槩論州縣不可為積欠所累凡所謂積欠者皆有民無實徒為吏胥掊擊擾之端善於縣者必力請於州逐月只納本月錢若舊欠且倚閣俟後來從容却隨時帶納縣乃可為善作郡者亦須與諸縣約截日去須每月納足本月錢不問舊欠如此則可以有實得若只管理會積欠則鄉後必和新錢乾沒但適為姦胥賄賄之端而諸縣姦貪亦得並緣以朘民必無其實也若是戶部總司來理會州縣積欠亦一切不荅任他文移中如何打罵一切不視但如法從日下與催解見在合解錢米此亦是善作州縣

者定說輒以稟聞或有可采某有親戚王某新知樂安縣其人
極能官作事謹密有家事若任以事必有可觀前為武寧丞諸
司爭委任之趙子直趙景明皆稱喜試閱之李德章林叔虎必
須常得造下風人必忠信乃可與語也吳賈文甚好但向時見
其所接頗雜人之情偽或者未必盡知也

二

近數得九文書弊邑三虎已空巢穴不勝憂快得鄉人書與家
書備報田畝閭巷懽呼鼓舞之狀此數人雖下邑賤胥然為蠹
日久凡邑之苛征橫歛類以供其賄謝囊橐與上府之胥吏締
交合黨為不可拔之勢官寺因械之具所以禁戢姦惡彼反持
之以劫脅齊民抑絕赴愬之路肆然以齊姦飽欲是豈可縱而
弗呵乎事無巨細到根柢盤互處便難整理二三賤胥至能役
士大夫護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豈不悖哉然凡為之役為
之地者其人可見矣是豈可復齒於士大夫間哉近得九文書
云救之者甚衆只此一節自有餘罪近於此間士大夫多論吏
胥之害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終未容盡試耳某甚
恨不得在左右少佐萬分一前嘗僭易陳愚見不知有可采用
否凡事有可以下問者告以片紙疏示當逐一效愚秋苗事納
已過半不知尚有可救者否見在所納如逐日納數與盤量數
須拘收得逐日文曆然可著筭吏胥欲作弊只是要令吾無緣
得知每日著實數目若其具成文曆到吾眼前者皆是已透漏
數目此事想已無又是皆民之脂膏若少稽檢之或可為後圖
爾大抵今時士大夫議論先看他所主有主民而議論者有主
身而議論者邪正君子小人於此可以決矣今日為民之蠹者
吏也民之困窮甚矣而吏日以橫議論主民者必將檢吏姦而
寬民力或不得已而闕於財賦不為其上所諒則寧身受其罪

若其議論者則必首以辦財賦為大務必假闕乏之說以朘削民科條方畧必受成於吏以吏為師與吏為伍甚者服役於吏為國家忠計豈顧此等人多也近聞蘇宰施設極有可疑其意尋欲趨辦不復有一毫為民之心其設施往往可笑官錢想未必能辦但徒取百姓怨詈耳幸有以申戒之葉前者復渠書已嘗寓其大意早晚更當作書直勉之欲小救今時之弊最不宜此等議論昌熾也

包顯道

論此朱繹之歸時正以暨姪物故方治棺斂不暇作書此子盜汗之疾日深一日易醫更藥或暫有小效旋又復作而前藥輒不効醫家知脉者久以為難治然在人情不能無僥倖其復生之意一旦至此苦痛何可言先見不五十而棄出此子又復夭折事不可曉有如此者欲作一書告之晦翁情意未暇幸為致此意近主上因進擬監司諭宰執以為當得剛正有風采者因言章穎劉堯夫皆好自此言一出班行間議論又少變但恐不久耳所報頃平甫之言乃明栽間人妄說耳承姒聽訛可笑者甚多諸事發實乃曉此耳某對班在九月十月之間今日方審察得事情如今兄弟學植不替甚慰眾人立俟遣此不多具

二

近來朋友頗多同官中相處極好儘得盡懷逐日同官中講貫亦非向來朋友所有大抵皆事實非虛論浮說也象先得國子錄早晚即來若舉可得郡然未得也子宜服膺未除他事非紙筆所能盡某對班在臘月或在來春未可知也

三

古人不求名譽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體皆是道

義道義之在天下在人心豈能泯滅第今人大頭既沒於利欲不能大自奮拔則附託其間者行或與古人同情則與古人異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義則無名聲可求無勝負可較無才智可恃無功能可矜詹虞之時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澤及萬世無一毫自多之心當時含哺而嬉擊壤而歌耕田而食鑿井而飲者亦無一毫自慊之意風化如此豈不增宇宙之和哉此理苟明則矜智負能之人皆將失其室宅非能自悔其陷而求歸於廣居正路則未必不及必我為聲也然意此道不明耳道終明終行則彼亦豈能久負固哉不及作令弟之言因家間全錄此書示之乃幸

四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易辨者有難辨者人之病有膏肓者有難醫者非必不可為為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為一言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自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非晚朝頭言及其語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靈而不實宜於全而未宜於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幸毋忽而求諸道某嘗見士人試能必吾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真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同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條然突然喪氣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使素不說顯道而稍有

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足畏也他非面
莫究

與周元忠

元忠在此雖稍久殊覺未享通初以春伯處相與繼以許尉事皆不得不應者及相聚時亦無汲汲如不及之意雖云有不自安處終未痛切疑而後釋也而後解也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向來元忠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繩約年來此功漸不如舊元忠本謂欲改其固滯介執之意反襲前日之善而固滯介執之實則未之有改但換易形模元忠自不知耳學之不進明之不足暗於大端自是已見而不聞君子之大道固其宜也所俞滿腹之疑皆未得吐若自是之意消而不自安之意長則自能盡吐其疑及也亨疑釋則所謂滿腹者其實不多[illegible]

時自膠固迷泥故多事耳相見不能決白乃以紙筆達之此亦自顛倒然事又不可槩論或恐因此省悟未可知也

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按史記微子是紂之庶兄皆帝乙之子也王子比干則但云是紂之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為帝乙之弟也紂於二人則是為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若二疏解父子蓋伯父叔父通稱父故謂之猶子古人則通言父子也

與蘇宰

某迂愚無似特蒙蒼子之厚苟有可以裨補萬一敢不自竭荒邑荐飢生理日蹙舊令尹未知加惠竭澤而漁誠如來喻所以撫摩而使之蘇息者繄仁侯是望主上加惠幽遠注心循良當路多賢公論昭白有如少緩催科

而專一撫字宜可安意為之不至有齟齬不遂之憂某僭易以為稟

與程師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及凡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尚矣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湖騷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授與衆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敘無外捜抉敘無秘體制通古今致思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曰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秩寖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鼠壞蠹蝕豈不然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簠櫝于宵貺秉神明煥然新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猶箕翼以為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象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與張春卿

某僭有白事民户秋苗斛輸斛斗輸斗此定法也常理也撫之輸苗往年惟吏胥之家與官户有勢者斛輸斛斗輸斗若衆民户則率二斛而輸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或訴之使家使家以問州家則州家之斛曰二稅之初有留州有送使有上供州家使家有以供用故不必多取於民今二稅悉為上供州家有軍糧有州用有官吏廩稍不取於民則何所取之漕司每歲有所謂明會米州家每於民户苗米數内每頃取五斗供之故不得而斛輸斛斗輸斗也使家無以處此遂亦縱而弗呵由是取之無藝如暗合斛面等名目不可勝窮辛巳壬午間張安國為太守有陳鼎者為臨川知縣甚賢安國使之領納於是盡取州

之軍糧州用俸米等數與漕司明會之數共會之以民户苗數
計之每碩加五斗而有餘不問官民户與吏胥之一切令二
斛輸三斛謂之加五令官斗子上米民户自持斛槩見青槩量
不得更有斛面百姓皆大嗟呼大為民户之利張陳既皆滿罷
後來不復能守其法於二斛輸三斛之上又濫而民益以
為困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為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為同年進士
景昭極賢舍姪又在郡齋為館客內與景明言輸苗之害且言
張安國與陳鼎知縣之法極良但後人不能守耳景明不能不
惑於吏言初亦難之以為今日州縣家之用又多於昔時某與
景昭舍姪共會州家一歲之用景明懼見底蘊則又不必加五
於是謂已詰吏輩今肯令人户把斛槩矣但今日用度益廣欲
更於五斗上加五升耳某與景昭商之以為斛輸一斛五斗五
升而使不得加斛面民户自持槩則五升之加在民户亦所不
惜於是不復求減民累大抵之景明去後有不能守其法則民
之多謁諸使家求依趙刪定例令民户自持槩溢令景明之事
既涉民户有不能記憶問今歲輸苗者皆取之過者皆倍不啻而
郡中又反斷民户爭斛面者民間嘗之今幸輸納未畢願有以
微吏胥之姦少寬民力幸甚適有所聞輒使亟此布稟不暇修
寒暄之敬伏幸台察

與宋漕

僧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
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閭之故老往時人煙稀少民皆
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
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
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公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
官實病之大軍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

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樁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 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浚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椎膏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累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給有生仝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孰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賛第以某嘗託契門墻而占籍茲邑嘗其休戚不敢不告其復有管見欲効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竇[illegible]郡縣積負日加

[illegible]漕監司督之州郡郡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illegible]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月解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徒[illegible]吏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樁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尺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是間僉臺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

致有齟齬也聞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陳教授

弊里社倉自今固為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糶之以攙富民閉糴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惹長積金谿茲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弊里今歲得兩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粒米狼戾之與儻得二十緡可得粟二千碩鄉丰於官為一千碩來歲糴一千碩存一千碩為後年之備逐年更糴之可與社倉俱廣為無窮之利弊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為下户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户平時不能

[illegible]性東西鄉村熟處且以責之縣家[illegible]為糴糴以備來歲近[illegible]之用倉臺所之者非[illegible]堂知官會或見錢為[illegible]雖難於般運尚可為[illegible]之計若得官會則尤為順便蓋[illegible]間亦商旅之路可發[illegible]也尚亦社倉趙丈欲行之移文郡縣[illegible]亦關要累月無應之者趙丈往往以詢所善或告之以此事[illegible]在得人苟非其人不如勿為之愈建寧社倉始於朱元晦魏元履令誠得如陸後山者為之乃可久耳趙丈就令詢家兄之意尋即遣人致書家兄報書許之然而京亦得趙丈書雖愚意尚有未安事業已行又以其人權之可以不敗亦只復書贊成其事今秋乃再散再斂矣適見今倉臺黃丈愛民之心不後於趙故輒申其千一之慮以為萬一之補今幕中二君子愛民之心不後於陳向來陳主管亦先發後後山兄因得以平糴之法條具五利祈於請致今倉使黃丈陳

幹所復校山兄書并往一觀亦恐欲携呈倉使與幕中二君子也向來趙文文校甚簡今校山兄并留逐時書問以為根柢陳士管書或呈似諸賢後擲示為幸某已作禀劉逵倉臺紙多不欲更續切幸加察

與趙推

黄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樹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為語次尋繹間他陰伏必相參效後世儒者乃以為鉤距而鄙之也在黄霸雖未尽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人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頗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命由直不分以姦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者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而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故愚儒之論皆道傷治體實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吏之所為鍛鍊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皐陶所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據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閔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

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尽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為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蓋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賁其明也新司理初聞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亦宜謹之

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二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食而辦公事且樂為之爭為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人之無良必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其賣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於吏吏欲其諱必非其諱然必為賣刑欲恕實刑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為賣刑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尽乱之亦必利乱之蓋官人絕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為難絕以事實行之為尤難

與蘇宰

賤疾去體皆庇所逮記存之及尤重條反史君好音尚爾遲遲何也心苟無暇何恤乎無家外之所遭有時與命初不足為吾人重輕然君子每因是以自省察故缺失由是而知德業由是而進屯難困頓者乃所以成君子之美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人之處憂患者又豈止如明下今日所遭而已哉頭

其仕時充員勿局浮食是慚淮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是華多下者詳其或曰書生員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有官恐言論駁 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頗何足以當太官之賜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荆門某竊惟為臣之義進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思盡忠退思補過僅尚未能擴片得其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於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為百姓條析以復于上庶幾毫忠補 過之義 我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今大抵民之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古試所治下每厚眷特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有以為一方之助哉比者竊見省府牽於拓民力屯田將復之之上失 朝廷之林下 為良農之害

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間有請佃沒官絕戶田者租課其重整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為姦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尋及羣至時則倚恃拒捍其強梁姦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紛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召為職事官因以此陳請欲行責成其租課以為如此則民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為說蓋未為甚矣其初下之漕臺而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者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屯田者一槩根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戶田者或是吏胥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逃亡互增租劃佃故有租重之患因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致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害陳監簿之所為建請者特為此也若係省

額屯田者則與前項事躰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為加重然佃之者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事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某莊者皆有所謂大領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為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為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為永業今甲申之老猶有能言

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寖久民又相與貿易讀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若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官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也其與逐時沒官戶絕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恐時既多長[illegible]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戶[illegible]之輸逋負絕少郡縣從意所賴為多有司因陳君之請縣官[illegible]亦已疎矣潛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戶絕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前數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為此言之說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今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能有補於縣官之調度終亦化為烏有耳有司坐折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自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謀國如此不亦疎乎若復之於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戶有資陪之價者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

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由者往往僅而自給豈復能辦錢以買此田哉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賣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冤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并豪猾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并豪猾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猶冤苦痛相拊籍為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懼其宜易遂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徧於一路日其施行與其臺請本旨絕相背遠直所謂宇經二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徧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咨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成命豈可坐視不救絕礼徒嚴期會濫吏姦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言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如父母哀民如疾疢今誠為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

以之計臺丐聞于朝俾寢其議以保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為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說而易天下之至計其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石以中農夫食七人為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戶雖二萬一千一日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亡之憂也豈仁人君子之所能忍視而不為之計者今方收穫春榆之時誠得亟為剡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煩後庚之命使慮憂之偪又轉為懼心慘悽怛悍散為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忘敢布腹心

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萬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託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交為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紊亂為長吏者雖欲稽考吏胥與姦民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迹此所當深思精攷竟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義必指簿書期會為非吾所當務者也今簿書不理吏胥而弊事理良民[illegible]長吏之人不復檢[illegible]矣若循理而治賦[illegible]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文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儼然於方冊者幾何人哉若白公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其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所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其籠罩之中也